

九月的感恩（外五首）

九月，从田野关进明亮的教室
九月，从小牧童变成小学童
九月，认识第一个汉字
九月，唱出第一声国歌

九月，九月
洗刷我的愚顽是九月
给我诗和远方是九月

九月，九月
大雁南飞在九月
我的感恩在九月

擦玻璃

她在教室内，我在走廊上
我们共同擦一块窗玻璃
擦得已经没有玻璃了
都还舍不得离开
仿佛我们被玻璃黏住了
毕业后我们又同一座城市相遇
她问我
看见我在玻璃上写的三个字吗？
我说玻璃那么干净，哪看得见？
她“唉”了一声
我问她写了三个啥字
她说，不记得了
我也“唉”了一声

黄昏的山坡

花生地里的杂草，如他体内汗珠
除了一天，此时，还在滋滋生长
而一天的光阴，就快被他除尽
坡上的黄牛，正在目送半边落日
他和坡上的草木，又将老去一天
落日熔金。小村温暖，大地黯然
他在除草，也在除去孤寂
夕阳不理解
那头陪伴的老黄牛，一定理解

写在秋天的颂词

秋这个老曲作家已把颂词写好
曲谱，在飘香稻浪上展开
识谱的风，开始哼唱
缺了门牙的嘴唇总是吐词不清
哼，不成调
需要搬动更多的实力派歌手
比如，收割机，打谷机
还要配戴黄草帽的人
要唱，就唱得激情飞扬
秋天的黄皮鼓，那么薄
很快，被一曲激越的打击乐击穿

秋风吹

秋风吹着吹着
夏天里的汗珠就坚实起来
退去盐分和青涩
坐在红苹果树上，荡秋千

苹果园摇曳，一激动
一个大红苹果落了下来
这次，砸出的不是牛顿定律
是一个果农脸上的灿笑
这是整个九月，丰收的定律

空椅子

爷爷去世之后
那把老式圈椅就空了下来
它圈了爷爷一辈子
还是没圈住爷爷的身子
圈椅空下来，有时猫去坐坐
有时我把目光放上去坐坐
把幻觉放上去坐坐
更多时候，被尘埃坐着
拆旧建新房那天，它被父亲
请到竹林，让太阳坐
让月儿坐，让风儿坐
一天，一个收废品的要买
被父亲拒绝
后来又回到了新修的堂屋
父亲坐了上去
我心里生出隐隐的担忧

诗歌

短歌集（组诗）

游观音湖

房子也爱旅游。在悠悠画舫间，
回屋的人，就漂游在了江湖。

而夜色如酒水，正漫过几个
偶然归乡或故地重游者的仲夏梦。

穿纱衣的美人儿，都是自家么妹。
一曲《人间遂宁》的
曼妙清音，带来别样乡愁。

让我也来卡拉OK。管他张学友还是
《枉凝眉》，现代古典都文艺。

移动电话如果不欠费，我可能会接到
刚才滚落的那瓶矿泉水，从涪江深处
打回来的还乡报告。

当微风吹拂空调机，
你正朗诵星空诗。

异乡人

我们沐浴着初夏白银般的阳光，
环绕着山中湖前行。
那天空的胜景与大地的幽隅，
同时呈献最高的礼遇。

像一群迷恋人间的天鹅，
或一只外表谦逊，但眼神中
透露出高傲与孤独的鹤。
你在碧玉之镜般的湖面，
照看自己清瘦的前世。

你想写作一首最纯正的抒情诗。
恰如这人间仙境般的仙海湖，

白鹤林

杨俊富

这雨水，分明是一种较劲（组诗）

围栏

它们立在那里，仿佛忠诚
从十二楼一直排到低矮湿润的草坪
蜕皮的手，一直扶下去
能够摸得到锈迹，摸到冷空气的胃
在硬性里，弯曲使哽咽如同枪声

稍不留神，右前方的腐果
或美色，仿佛一只幼鼠踩空的玄学
来自猫叫的孤单木梯，如同拉力危机
躲过黑手或过于耀目的探照灯

你甚至怀疑魔幻也是出新鲜闹剧
转弯口，一只蚂蚁正拖动破缺虫翅
似乎残忍动画胜于美伦致幻剂

这是黄昏临屏，一只黑鸟的悖论
晦涩的推算还在雨水中慢慢演义

一墙之隔的丛林

很长时间的雨水洗黑了
一墙之隔的丛林
除了鸟鸣，来自虚构的树冠和
一地柔软的枯叶，还有大小
和高矮的竞技，来自幽暗中左右摇摆
来不及移植的丛林法则。金黄的点滴
像无名虫的尸壳成为了树皮
根基里听得见汨汨汁液

那被黑暗擦亮的暗色纹理
不排除远视中朗朗秀色，或一波
纠缠不清的恋情。当然，遗忘会像
开发区的烂尾楼，多少丛林的红线
被划入江湖皮影戏

幽闭仿佛地窖的羊皮，附着于
忙碌和无耻。无论神的脚印中
软埋多少山水，甚至树上的衰老
像羊皮上的拉丁文不被翻译

你不会在鸡鸣狗盗的老村，绊于
咿咿呀呀的韵脚

易杉

它让每一位异乡人，在夏日漫长的
旅行中学会沉默和感激。

在湖水之上群星隐退的天空，
我是一只远游的云雀。
偶然发现自己蔚蓝的前程。

小镇黄昏

在青城后山熙熙攘攘的小镇上，
我突然就陷入了沉思。

而那个有着古老而吉祥名字的小镇，
也在一瞬间沉迷于夏日的黄昏。

我并不孤独。我身边有两个好女人，
和两个漂亮的小孩。
他们都是我倍加珍惜的亲人。
（我们在夜空下的坝子里说闲话）
我只是听见了寂寞的日子如山泉，
流经这空旷的人世。

竹海之夜

在山谷幽深的夜晚，
它们谦逊的面目如此真切，
像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的一段
偶尔闪现的记忆。

经历夏日的一场夜雨，
在这个宁静的清晨，
竹子是我们童年的一位兄弟。

他忽然出现，在我们短暂客居的
假日酒店。这栋房子朝南的窗前，
带来一次久违了的访谈。

让我欣喜地触摸到，

走出丛林，噼噼啪啪如野火般
颤动的绿，它们的前面
看不见锯齿和歪歪斜斜的菩提

如是，丛林是一尊神
雨水被护佑的时候，我们收割
如黄金的大戏才刚刚开始

天冷了，你在常识中降临

天冷了，你在常识中降临
冰凉的耳朵怎能一下子拒绝
尽管一地枯叶和摇晃水光
引来花脚蚊的鄙夷，它们偷换了
事物隐秘的秩序，花露水有何用

夜色中的败絮如松动的意志
路灯照亮的部分被蓝色梦幻检视
近了，些许波纹也有灵的印记
那么，一块空地安置事物的残废
静处的虫子拨动新一轮的嘴劲

时间，进行中的挑剔和一树腐蚀
偶尔击中你的秃顶，也击中
明亮中忧伤泄漏的白色软肋

注视，仿佛一个力递给一块白云
下一个时辰，会有雨水改掉旧性
包括你和一只小虫的发音样式
它们可能是诡异的同谋
在某个黄昏上演闪电和雷鸣的交流
一切沉默变换着位置

观察者，一袖烟云也有山水气势
作为虫子的吃或被吃，惊讶的整体
紧与松，分解大地般的似与不似

这雨水，分明是一种较劲

这雨水，分明就是一种较劲
窸窸窣窣不过是虚张声势
不然走走停停还真有什么玄机
那些蚂蚁背负小与大的悖论
古塔与游戏之间，表演才刚开始

时间柔软而纹路清晰的一面。

陇西院即景，或致李白

旧院子里来了新游客，
但您年轻俊秀得像个老朋友。
好比我着旧衣衫却换了新发型，
但微信上的老兄才知道。

我们楼下屋前林间路旁的留影，
只为了探访您当年读书游玩的古迹。
您白衣飘飘独立于陇风堂一侧，
难道是静候一位千年后的知音？

在夏日的一场新雨后，陇西院恰似
一个亟待复兴的前朝遗梦。
我自认为新颖别致的致敬诗，
或许不过是篡改了您年少时的旧句。

无名湖

它原本是有名的，虽然它只是一个
很小的湖。但我更愿意称它为无名。
因为即使是在这炎热的盛夏，
在这劳顿烦躁的正午，
它也像一位世外高僧般从容而淡泊。
湖面是无波澜的，
湖上的云是无声无息的，
就连飞过的燕子也是无痕的。
似乎那高高在上的神在它的感染下，
也慢慢地没有了脾气。
即使曾斗天战地的悟空到此，
也大概要放弃他激烈的个性吧。
所有偶然来到双板镇的人，
都会爱上这小镇边无名的湖，
和湖畔无名的一草一木，
从此向往在此隐居，
过上一种无欲无求的日子。

匍匐的弱势，让选择一次又一次
成为今天的病根。事实上
雨水在更大的难度上成为墓志铭
它们雕刻葬礼，也雕刻卑微

不止一次，群山的信仰朝向麻雀
它们钢铁般的仪轨，仿佛一个段子
红红火火的晴天，保准一次吉利
天暗下来，关节炎妨碍念书

眼前蕨类，杂多得像一个人的霉运
尽管还有一些野花被唤醒
尽管每一个大动干戈的时辰如同浪费

黄历在秋风中被翻烂了多次
太多的微信需要安慰，也需要绕过
肉质或癫狂的敏感词。不过是嗨
不过是丁丁糖反复转悠的世俗

十字口，必须向更高致敬
星空已错过那么多需要闭上的眼睛

零碎的雨，打湿你的布鞋

零碎的雨，打湿你的布鞋
远处，不会是一次又一次的埋伏
展开土画眉灵一般撞落的枯萎

昏戳戳一长串叫不出名字的植被
抹布的早晨在眼药水的潮湿里
开始新一轮整理舌头与舌头比划的
惊喜，收荒匠的高嗓门拖沓身后
五味杂陈的生活。只有慢行
它们尽量靠边，像谎言的测量仪

深深浅浅的光阴，忽有瞬间的战栗
一溜烟的空椅子，是饮者留下的
还是父亲投下的影子。
眼前的杯子从未因艳阳或
暴雨装满自己

无论洗涮万物的雨水，还是灌溉
无聊的茶水，每一寸绷紧的呼吸
都必须加上小心翼翼的语法和断句